

崔亚斌

宽宽的车场

花山文艺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

宽 魔 的 车 场

建 亚 斌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

它通过对一个汽车队搞经济改革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经济改革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还饶有风趣地写了一些年青工人的爱情纠葛。作者运用我国传统的艺术手法写人叙事，笔墨简练，语言质朴浑厚，人物性格鲜明，生活气息浓郁，从而显示了作者特有的艺术风格。

宽 宽 的 车 场

崔 亚 斌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7.75印张 12插页 191,000字 印数：1—7,4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208 定价：1.30元



作者近影

目 录

第一章

1. “红灯”和“大炮” (1)
2. 果玉娟的妙计 (7)
3. 誓师会被搅 (13)
4. 林淑华的心事 (19)

第二章

5. 车场的早晨 (25)
6. “单车经理”的外快 (32)
7. 相看对象 (39)

第三章

8. “大炮”闯祸 (48)
9. 张彤做媒 (59)
10. 夜话“小旅店” (64)
11. 伤了姑娘的心 (71)

第 四 章

- 12. 上套儿……………(80)
- 13. “骑马找马”……………(88)
- 14. 孙林被扣……………(99)
- 15. 车钥匙的风波……………(112)

第 五 章

- 16. “大炮”的又一“炮”……………(119)
- 17. 姊妹……………(133)
- 18. “单车经理”的忧虑……………(141)

第 六 章

- 19. 不寻常的班前会……………(148)
- 20. 孙林捣煤……………(163)
- 21. “单车经理”出了丑……………(173)
- 22. 能屈能伸……………(184)

第 七 章

- 23. “大炮”坐不住了……………(192)
- 24. 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201)
- 25. “请调报告”……………(208)
- 26. 她要去当“老母鸡”……………(213)

第八章

- 27. 又是一张纸条..... (218)
- 28. 一包汽油票..... (224)
- 29. 尴尬的第三者..... (232)

第九章

- 30. 欢腾的车场..... (237)

第一章

1. “红灯”和“大炮”

汽车五队“大干八一年二季度，坚决改变企业落后面貌誓师大会”还没开到一半，就被“红灯”给搅了。

“红灯”，是一个青年司机的外号。这个车队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人们相互间爱起外号。全队六百来人，上自党支部书记、副队长张彤，下至收发室老康头，有外号的不少于一半，而且彼此很少重样，形形色色，雅俗皆全。人们起这些外号，大多是善意的。比如有人在车场上叫一声：“我说毛愣！”准会马上有人答应：“啥事儿？”不急不恼，比呼唤他的名字还管用。可是，唯独“红灯”这个外号只能在背后说，当面却叫不得；要是叫了，保准跟你玩命。

“红灯”，姓孙名林，今年二十七岁，十二号车的司机。这小伙子长得挺“帅”：白净脸，大眼睛，高鼻梁，带股女性的秀气。一般开货车的司机粗手糙脸、衣着邋遢的居多，可孙林平时的穿戴总那么棱是棱，角是角，手和脸用雪花膏、珍珠霜保养得细皮嫩肉的。他上下班骑辆崭新的上海“永久”牌自行车，在大街上风似地一跑，明告诉这是个汽车司机，人们也只会以为他是给哪位大干部开轿车的，令人羡慕。其实，凡事不能只看表面，孙林过得并不惬意，一直很苦恼，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离开汽车五队。这不光是因为在专业运输车队开货车又脏又苦，更在于有那个每一

提起就使他羞愧万分的外号——“红灯”。提起“红灯”这个外号，倒有个很不一般的来历呢——

因为北方农村土壤中缺磷，去年，省里搞南磷北调，指派运输公司抽调一些司机组成运输小分队，到贵州白斗山磷矿，用汽车将磷矿石运到都匀车站，再由火车运到北方，加工成磷肥。孙林年轻体壮独身一人，加上参加这支小分队每月可开双份工资，便抢先报了名。在去贵州的火车上，性格粗犷、爱扯荤话的司机们打腻了扑克，便凑在一起说笑逗趣，无所不谈。有人讲起不知从哪儿听来的偏远山区居民的生活习俗，说了些那里在爱情和婚姻方面如何“开放”的趣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孙林入了迷。本来，按他的条件不难找到对象，可是他要求女方的条件蛮高，挑来选去，到了二十五岁还没定下一个。加之在车队工作，每天开车总跟砖瓦沙石打交道，和姑娘们很少接触，一耽误又过了二十六岁，他这才着急起来。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聊斋志异》，虽然他看得半懂不懂的，但闲着没事就拿起来，将一些最感兴趣的篇章津津有味地看了又看，晚上钻进被窝就想入非非，惦着要是真有那婀娜多姿、温柔多情的仙姑狐女来叩门相就 该多好……现在，听了这些传闻，他感到新奇，又很兴奋，不禁胡思乱想起来。

到贵州后，孙林干得还不赖。可是，一天夜间他单独行车，半路捎了个当地姑娘，就出了事。那姑娘约有二十来岁，象当地汉人，又象少数民族，穿戴一般，长得却很秀气。在黝黑的夜间，她独自一人在山里行走，一下子搭上了汽车，该多幸运哪。她坐在孙林的身边，不时地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报以浅浅的微笑。孙林两手扶着方向盘，借着汽车大灯射出的两道光柱，虽然眼睛望着前面蜿蜒伸展的公路，却察觉到了姑娘的笑意，甚至右面的半个身子似乎感觉到了她的体温，心里不禁有点乱了。此时，那些司机在火车上大肆渲染的“趣闻”，还有《聊斋志异》里的一些

描写，也都在他的脑子里翻腾起来，便产生了一种欲念，想冒冒风险验证一下。到后来，他实在开不下去了，便将汽车减速，停下，熄了火。

姑娘纳闷地望着他。

“车……车坏了！”孙林灵机一动，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推开车门跳下去了。他弯下腰，把身子钻进车底下，煞有介事地动手“修理”起来。

“喂，给我拿活扳子来！”他喊着，“就在你座位下面的工具匣里！”

姑娘好不容易才听懂了，拿着活扳子下了车，弯腰递给孙林。孙林伸出手，但是没接扳子，突然拉住姑娘的手臂，将她拽倒在自己怀里，凑过脸去就要亲嘴儿。姑娘惊叫一声，使劲儿推开孙林，挣脱了。山里的姑娘力气大，孙林被推翻在地上。姑娘想跑，可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挨寨的山路上，到哪儿去呢？她用手捂着眼睛，嘤嘤地哭了。

孙林一下子懵懂了！他默默地爬起来坐在路边的石块上，心怦怦直跳，不知如何是好。没想到，眼前这个姑娘既不象别人讲的那么“开放”，也不如古典小说里写的那么多情。“全他妈的瞎编骗人！”他既懊悔又愤懑，在心里骂了一句，站起身，演戏似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我，我不好！……你别怕，上车吧……”

姑娘犹豫一阵，最后无奈又上了车。可是这回她离孙林远远的，黑暗中用右手紧紧地攥着那把活扳子。

孙林开着车，心里悔愧交加，继而又害怕起来：要是将她送到地方，她不会向别人揭发我吗？那样一来，自己身败名裂丑死了！好，你既无情，我也无义……他顿生一计，又停了车，对姑娘说：“车有毛病，这回可是真的。你下去，到后面看看红灯亮不亮。”

姑娘顺从地下了车。孙林猛地一踩油门，挂快速挡，把车飞

快地开跑了，将高声喊叫的姑娘扔在后面……

可是，孙林没想到，那姑娘是个细心人，早已记下了车牌号码。本来，她对孙林刚才那个鲁莽行为并未记恨，何况他已经认错道了歉；可是，万没想到他又使用诡计将自己扔在半路，这使她十分气愤。第二天，她来到运输小分队驻地，向负责人张彤反映了情况，并交出那把活扳子作为物证。

当时，张彤气得暴跳如雷。作为一队之长，他对自己率领小分队到贵州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咬牙苦熬他半年，干好了回去在庞副经理面前也有话说，他要是为自己多使点劲儿，公司党委说不定就会将自己提为正职，甚至担任车队党支部书记呢！张彤凭自己多年抓运输的经验，料定完成贵州运磷任务不成问题，关键在于：一别出交通事故，二别惹出什么“花花事”来。所以，早在启程前他就再三叮嘱司机们：此去执行运磷任务，半年后回来时，人不许少一个，也不许多一个。不许少一个是指贵州山地崎岖，路险河急，必须注意安全，不要发生事故死了人，不许多一个则是指要执行民族政策，在生活上注意纪律，千万别搞上女人……可现在，到这里还没过半个月，孙林就把整个小分队的名声给败坏了！张彤气愤已极，在办公室里指着垂手站立的孙林怒斥着，唾沫星子差点溅到他的脸上：“瞧你，外表打扮得象个人，没想到干出这么缺德的事！简直是……流氓！”他宣布：吊销孙林的驾驶证，停止开车一个月，到小分队食堂烧火去。

就这样，事情传扬开来，孙林得了“红灯”这么个外号。它象一块长在孙林头上的顽癣，使他难堪，使他痛苦，却摆脱不掉。虽然后来他又开了车，但从那时起，他就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消沉了，脾气也坏起来。有一次，一个跟车工人没留神，当他面顺嘴溜出一声“红灯”，他勃然大怒，上去就给那人一记耳光，两个厮打起来。张彤越怕出事，孙林就偏越惹事，这使张彤对孙林又气又恼，除了一顿狠狠的批评外，又扣掉了孙林当月的奖

金。这样一来，孙林更感到悲观了，索性破罐子破摔，不想往好处干了。

可是，孙林没有想到，就在他自暴自弃的时候，有个人主动向他伸出了手，指名要他到自己的小队里来，在改变企业落后面貌的大干中立功。此人就是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小队队长，外号“大炮”的共青团员何国义。

何国义比孙林小一岁，身材魁梧，膀乍腰圆，粗手大脚的。论长相，他和孙林那种“女性美”正相反，四方大脸，浓眉大眼，络腮胡子挺重，面颊上生着一片片的青春疙瘩，整个脸庞显得棱角分明，黑里泛红。他粗犷豪爽，不修边幅，从头到脚总是那么一种载货汽车司机长年奔波、风尘仆仆的典型仪表。他爱说爱笑，最爱给人家起外号，全队少说四五十人的外号都是他的发明。因而别人回敬给他的也不少，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大炮”。他说话口气大，嗓门儿高，任你什么难事他都不听邪，非得亲自试巴试巴不可。追根溯源，“大炮”这个外号也是在贵州运磷矿石带回来的。

从白斗山磷矿矿场到都匀车站，有一百三十多公里。运输线上，峻岭逶迤，谷深沟狭，公路大多依山傍险。加上这里长年云雾缭绕，阴雨连绵，被人们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运输条件比较艰苦。小分队到达后的头半个月，每天只能运一趟。在火车站卸完磷矿石，司机便从验收人那里得到一张小票，回队交差。但尽管这样，和其他省份去的司机每三天运两趟相比，已经是先进的了。不过，这么一来，张彤脸上布满了愁云。他整天盘算着，如果运磷任务完成得迟缓，自己所期望的一切当然便也化为泡影了。如果给司机们加码，又怕翻车坠涧出了事。他左右为难，后悔起当初不该毛遂自荐揽这个差使了。

可是没过多久，小分队里忽然冒出个人物——何国义来，由于他的作为，很快就改变了小分队的被动局面。

何国义生来有股倔强的脾性，到贵州后，他总觉得车子开得不得劲儿，不相信为什么每天只能运一趟，太阳还老高就收了车。他在会上常发牢骚：“咱们大老远地到了这里，是泡蘑菇来了？照这么蘑菇下去，得运到猴年！就不能变一变吗？”

于是，何国义决心找机会实际照量照量，能不能一天运两趟，或者运一趟半也行。一天，天还没亮，他就把车开走了，直到晚上熄灯还没回来。张彤急得团团转，以为出了事故，发顿牢骚后派车去找。快到半夜时，何国义才带着满身尘土出现在张彤面前，咧起大嘴笑着，用粗糙的手指从衣兜里掏出三张小票交给他。在场的人见了，无不目瞪口呆。好家伙，他一天干了三趟，跑了近八百公里！张彤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接过三张小票，初是一愣，继而一喜，但又故意绷着脸，“没组织、没纪律”地把她好顿“剋”，最后才露出笑容，用手指点着他说：“好小子，你真行！这一炮放得真叫响！不过，以后可不能总这么干，安全要紧！”

说也怪，从这以后，小分队的司机们就改为每天运两趟了。当然，象何国义那样一天运三趟的人没有接着出现，何国义自己也没有再平这项纪录，可是所有的司机都耻于再象过去那样只运一趟了。张彤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天运两趟也没出什么事故。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旦有人出头打破了一种停滞的局面走到前去，其余的人也可以跟得上来。何国义放响的这一炮打破了迷信，鼓舞了人们，小分队的磷矿石运输量一下子翻了番。张彤脸上愁云消散，对何国义有了好感。于是，“何大炮”这个听起来不雅，但叫起来却使人感到亲切的外号，就这样传开了。

现在，当何国义刚刚就任第一小队队长时，他却选中了孙林，主动提名要他，这倒是出乎人们的意料，特别是队长张彤意料的。

2. 果玉娟的妙计

生活中有些明明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细究起来也会变得复杂化。比如，汽车五队发起号召全体团员和青年打冲锋，大千二季度这一倡议的，有人说是张彤，有人说是何国义，但也有人说是那位代理团支部书记的统计员果玉娟。究竟大功属于谁？一时大家还真闹不清楚。

事情还得从这个车队八一年第一季度的运输生产情况说起。在运输公司下属的七个基层车队中，五队各方面的条件是最好的。它与这个城市的西火车站为邻，货运条件优越，从来不愁吃不饱。全队车辆整齐，车况较好，保修技术力量也很强。可是，在第一季度中，这个车队又接连三次没有完成运输计划，累计经济亏损已达六万多元，在七个车队中当了尾巴，成了后进单位。

企业落了后，干部的腰板也直不起来，党支部副书记、队长张彤整天愁眉不展，耷拉着脑袋。他年近五十，身材不高，体型微胖，人很精明，两片薄嘴唇能言善辩，素有“小诸葛”之称。“文化大革命”中，在“一月风暴”夺权期间，许多当权派忙着写检查，挨批斗，张彤也象怀里揣只兔子，忧心忡忡。他既蔑视那些造反“英雄”，但又怕他们。不过，他毕竟外号叫“小诸葛”，自有高于一般当权派的神机妙算。一天，他让爱人缝了个小布袋，上班后，把车队那颗公章装进去，挂在脖子上，然后走进造反派总部，笑嘻嘻地说：“你们不是要夺权吗？我把‘权’送来啦，谁接呀？”张彤这种别出心裁的主动交权的行动，大出造反派头头们的意外。他们认定“小诸葛”此举是以实际行动支持造反派，于是通知张彤：念他态度老实，主动交权，决定给予宽大处理，公章仍由他保存，继续抓队内工作。就这样，张彤“保”住了权，成了全公司基层单位被夺权的唯一例外，“小诸葛”的名气也就

大了，张彤一时好不得意。“四人帮”垮台后，有人据此提出张彤是个两面派。公司党委经过调查，尚未发现他还有什么问题，考虑到他具有多年基层工作的经验，便仍让他担任五队副队长。后来，由于率队去贵州运输磷矿石有功，又提为正职，兼党支部副书记。张彤想：别看是副书记，在没有正职干部的情况下，自己就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呢！如果把车队搞好了，自己即使不被提为支部书记，上级也不会再派干部来的。可是现在，面对企业的落后局面，他这个“小诸葛”反而感到束手无策了。他不再以“实际上的第一把手”而感到自慰，反倒担心在不久的干部调整中会下台。此时再去走庞副经理的门路是不妥的，还得靠自己再扑蹬两下子，把车队的运输生产抓上去。“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干部都倒了，我却能顺顺当当地走过来，难道现在就没有一点作为了？笑话！……

这天早上，当工人们出车之后，张彤先找车辆调度员于洪家指示了一番，然后又来找统计员、代理团支书果玉娟。

“小果呀，”张彤坐到果玉娟对面，伸手翻了翻桌上的日历，“今天是……四月五号了，这几天计划完成得怎么样？”

果玉娟抬起头，朝张彤笑了笑，推开算盘，从墙上取下运输生产日报，看了看说：“按日进度没完成，差……”

“啥原因？”张彤皱起眉头，把话打断。

“有十八个车次跑空，二十个车次扔任务，还有十八个车日是待修没出，里程利用率也低……”

“拿来我看！”张彤伸手接过日报，看了一会儿，扔在桌上，心情烦躁地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来。虽已四月，他还敞怀穿着一件短棉大衣，一走动就带起一阵风。

“跑空，扔任务，待修……反正总是这些，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张彤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申斥着果玉娟，“第一季度就欠了债，第二季度再这样下去能行吗，嗯？”

张彤停下来，两眼望着果玉娟。果玉娟不知所措地低着头，沉默着。

“小果呀，你是团干部，又是个统计员，也得替领导分分忧哇！”张彤走回来，又在椅子上坐下，忧虑地说，“第二季度要是再完不成计划，别说我当队长的脸上无光，就是你这个团干部，不也……”

张彤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果玉娟的两颊早已飞起两片红云，头低得更深了。

果玉娟今年二十四岁，原来被分配到浴池做服务员，后来她父亲托了交通局一个熟人，把她转到了汽车五队，在保养场当修理工。张彤见她性情恬静，头脑机敏，对领导和师傅很有礼貌，加之，又常有交通局的干部来看她，要求对她多加培养，便让她补了车队统计员的缺，小鱼穿大串，成了干部。不久前，队里的团支书调走了，正赶上队里乱头事太多，改选的事搁置起来，经张彤提议，便又让果玉娟这个团组织委员暂时代理支书的工作，有意考验、培养她一段。于是，她又升了一步。果玉娟中等身材，梳着乌黑的齐耳短发，虽然长得够不上个美人，但在全队几十个未婚姑娘中，她算拔尖儿的了。果玉娟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队里有几个自认为条件不错的小伙子常找机会向她献殷勤，但她反应冷淡。人们于是纷纷揣测，她眼光一定很高。这话说对了，果玉娟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车队里找对象。

现在，车队领导坐在对面，用炯炯的目光望着果玉娟，这不能不使她感到，张彤不仅是当着她发牢骚，而且简直是把完不成计划的责任推到她头上了。果玉娟很不服气，心想：连你“小诸葛”都无能为力，我这个刚来不久的小统计员又有什么办法！……当然，果玉娟从来没有反驳过领导，这些话是绝对不能说出口的，眼下真得想点办法应付过去才行。忽然，她心中一动，抬起头，显出一种焦急的神情说：“张书记，咱队完不成计划，我心

里也挺难过。在公司的团干部会上，我的脸也没地方搁呀！”

在五队，因为张彤身兼党政二职，人们称呼他“张书记”或“张队长”的都有。但果玉娟从不称他“张队长”，而称“张书记”。

张彤听了点点头，脸上的愠色在转淡。

“现在我倒有个想法，”果玉娟接着说，“再过三个月就是建党六十周年了。我们团支部想发动团员和青年加出夜班车，在小队之间开展红旗竞赛，大干二季度，向党献礼……”

张彤仔细听着，想了想，高兴地搓着手笑道：“加出夜班车？唔，好，这个办法不错！团员和青年是建设‘四化’的突击队，就该冲锋在前，多做贡献！这样一来，党员就不必说了，群众也会跟上来的。唔，好！小果，这个点子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是……”果玉娟谦虚地笑了笑，“是上周公司团干部会上，咱队没完成一季度计划，在先进团支部评比中落了后，把我逼出来的。那会何国义也去了，我把这个想法跟他说过，他也赞成。对了，他还毛遂自荐，要当小队长呢！我本来正想向您汇报……”

“何国义，那个‘大炮’？”张彤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青年司机的魁梧身影，还有他在贵州高原星夜驰车，一天拿回三张小票的动人情景，不禁眼前一亮，说：“行，我看可以让他当！现在自荐当厂长当经理的都有，何况一个小队长！正好第一小队有个小队长不爱干，这回交给他，给他新编个硬棒棒的小队，将团员和青年都发动起来，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来场大干！”

张彤兴奋地站起身，又在屋子里踱起来，边走边下达着指示：“小果，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明天不是发薪的日子吗？收车后把全队职工召集齐，开个誓师大会，后天晚上就出夜班车。你再去做个流动红旗，一个月一评比，把各小队的劲儿都叫起来！再买点红纸，找人写些大标语，黑板报也换一换，造点声势嘛……还有啥困难和要求，随时向我提出来。小果呀，这个事你好好抓